海上记忆

邹嘉骊:我的出生地,也是父亲的纪念馆

■ 本报记者 沈轶伦

1944年7月,邹韬奋在上海医院过世。他临走前还在遗言里叮嘱:“小妹爱好文学,尤喜戏剧,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,勿听,只得注意教育培养,倘有成就,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。”

选择了清苦文学路的“小妹”,长大后担任出版社的校对、副编审,1985年担任上海邹韬奋纪念馆副馆长。她回到了出生地,并用此后一生,真正做到了邹韬奋先生的“后继有人”。

85年过去了,邹嘉骊一直在找那张照片。

照片里的她,3岁,穿着浅色上衣和短裤,白袜黑鞋。留着小童短发的脑袋,一股劲往父亲邹韬奋先生的长衫里钻,自己的半张脸都陷入衣料里,紧紧抱住父亲大腿不撒手。像是在撒娇,又像是舍不得,好像是知道,眼前的这个男人,是自己可以依靠的,但他也会离开,因此要抓牢。

同一时间,同一地点,邹韬奋全家五口在万宜坊54号家门口留下合影。全家合影里,邹嘉骊依旧保持抱住父亲的姿势,这张照片找得到。但是留住她用这个动作和父亲两个人的合影照,却一直没找到。

即便一生追随父亲的脚步,但如今想来,真正和父亲相处的时光,太短。

邹嘉骊,1930年生,中国近代杰出新闻记者、出版家、政论家邹韬奋先生之女。1985年-1988年任上海韬奋纪念馆副馆长。

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位置图

▲韬奋一家在万宜坊54号家门口合影(1933年)

图片均由上海韬奋纪念馆提供

韬奋故居内观和外景

万宜坊里没有世外桃源

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54号,是邹韬奋先生1930年到1936年的居所。

坐落在当时法租界内的万宜坊,1923年由法商万国储蓄会集资启建,是一批有拉毛粉刷墙面的、三层砖混结构的新式里弄住宅。相比同时代的其他里弄,这里的生活条件和规划设施,更为优越和现代。弄堂内为汽车留出宽敞车道,此外弄内有单层汽车间16间,二层汽车间4间,还有救火设施等。与之相应的,是最早来到万宜坊的住户,多为一批经济实力相对宽裕的人家。包括高级职员、官员以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。

资料显示:万宜坊13号住过著名数学家胡敦复;38号住过著名文学家钱杏邨;41号的朱志尧,是著名实业家、求新造船厂老板;60号鲍咸昌,我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;71号方晃卫,无线电专家;72号顾翼东,著名化学家。1930年,来上海开展革命工作的丁玲、胡也频夫妇也住到了万宜坊。巧合的是,这对夫妻和邹韬奋、沈粹缜夫妇一样,在1930年添了孩子——6月,邹韬奋的第三个孩子,也是唯一的女儿邹嘉骊出生。11月,胡也频的儿子胡小频出生。

1931年1月8日,胡也频一家在万宜坊留下了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家欢。但几天后,沈从文来到万宜坊,告诉丁玲胡也频被捕的消息。1931年2月7日,胡也频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被害身亡。得知噩耗后,丁玲决定将只有4个月的孩子送回老家,她也离开上海,投身革命洪流。

住在当时租界内的万宜坊里,抬眼所见,是整洁的房屋与可爱的孩子,一切都是舒适温馨的,但是身处其中,却不能假装视若无睹外界的贫苦与黑暗。若不能了解这一点,大约就不能明白,看起来完全是斯文书生样子的邹韬奋先生,为何会不顾一切离开家人,尽瘁国事。

趴在地上哭的父亲,以笔为枪的父亲

邹韬奋先生在1926年10月,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——当时发行量为2800份的《生活》周刊。在他的主持下,《生活》周刊敢于批评时政,攻击黑暗势力,发行量高达4万份,最高时达15万份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邹韬奋在周刊里写道“本周要闻,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,记者忍痛执笔记述,盖不知是血是泪!”针对当局不抵抗的政策,邹韬奋接连发文怒斥:《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》《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》《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》。

有铮铮铁骨的邹韬奋,也实在是个好家长,只要他回来,家里气氛就很温馨,他和沈粹缜说话,总是那么风趣和幽默,他喜欢看电影,还会学卓别林跳舞。一次邹嘉骊不开心,趴在地上哭,为了哄女儿,邹韬奋也一起趴在地上假装哭,直到邹嘉骊破涕为笑。

可是邹韬奋毕竟太忙了,很少在家,即便回来,也是躲进亭子间小书房,用文字宣传抗战,翻译《革命文豪高尔基》。时局不容许,也不能让他有机会做一个优哉游哉的父亲。

1933年7月,因名列国民党暗杀黑名单,邹韬奋被迫去欧美考察,至1935年8月回国。他先后于沪、港创办《大众生活》周刊、《生活日报》、《生活星期刊》,并任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执委。1936年7月,邹韬奋与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陶行知联名发表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》。11月23日,邹韬奋与沈钧儒等7人被当局逮捕,史称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纪念馆里,一桌一椅都是原件

离开万宜坊时,邹嘉骊还太小了,对屋内的摆设和家里的情况,记忆不多。但她记得,母亲的辛劳。为了支持邹韬奋先生的工作,沈粹缜一人担负起所有的家务。邹韬奋将每月收入悉数交给沈粹缜,沈粹缜除了打理全家开支外,还要赡养邹韬奋的父亲,并资助邹韬奋的弟弟。

一次,邹嘉骊的二哥邹嘉骝调皮,摘了万宜坊阴沟里不知名的野果子吃,当晚大病,以致手脚都渐渐凉了。所幸有个邻居闻讯前来,用土方急忙喂孩子吃铁锈,到了黎明,邹嘉骝才慢慢苏醒。20世纪50年代,邹嘉骝在邹嘉骊的陪同下回到万宜坊,看见父亲的亭子间时,还能清楚回忆:“有一次我惹恼了妈妈,爸爸罚我拿小凳子坐在门口。”

童年的这段上海记忆,随着战事到来戛然而止。上海沦陷后,邹韬奋先生先转移去香港,后去武汉、重庆,再去香港、广东。沈粹缜也带着三个孩子跟随这条线路而去。但即便是带着孩子们离开上海,能干的“邹师母”沈粹缜还周到地将家里所有的家具都寄存南通妹妹家里。等到1956年上海开始筹建邹韬奋纪念馆时,沈粹缜得以将所有家具带回上海。因此至今,馆内除了补充两把椅子外,其余家具皆为原件。

几乎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后,邹嘉骊再次回到上海,回到父母身边,等待她的不是团聚的喜悦,而是父亲病重的事实。1944年7月,邹韬奋在上海医院过世。他临走前还在遗言里叮嘱:“小妹爱好文学,尤喜戏剧,曾屡劝勿再走清苦文字生涯之路,勿听,只得注意教育培养,倘有成就,聊为后继有人以自慰耳。”

选择了清苦文学路的“小妹”,长大后担任出版社的校对、副编审,1985年担任上海邹韬奋纪念馆副馆长。她回到了出生地,并用此后一生,真正做到了邹韬奋先生的“后继有人”。为了完成《韬奋全集》,她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康平路住处和万宜坊之间,历时十年,完成了14卷800万字的大工程,后又往返于康平路和位于长乐路的韬奋基金会之间,再花十年,完成了《韬奋年谱》三卷本,即《邹韬奋年谱长编》。

“小妹”已是接近九十岁的老人了,她至今还在编著《我的文字生涯》。几乎是在步入晚景的时候,邹嘉骊又再次走入童年,她在一次次寻访韬奋先生手稿的过程中,在书面字纸和别人的口述中,与那个年轻时代的父亲不断重逢。那是本应属于年幼的她与父亲共度的时光,那是父亲没有向她展示的人生另一面。

一如父亲当年趴在地板上安慰她一样,如今,邹韬奋依旧用另一种方式,陪伴着邹嘉骊的每一天。在她的客厅里、书桌上、书架上和手机里,邹韬奋无处不在,还像当年一样风趣,似乎随时会轻轻呼唤她“小妹”。

腌笃鲜

自行车往事

■ 秦绍德

我们那个年代,自行车是生活的必需品。但早些年能购置一辆的,多半家境比较宽裕。

25岁那年,我被调到市教育局工作。城市不大,下属学校却星罗棋布分散在各处,没个交通工具联系工作还真不方便。上班没几天,我幸运地被分配到一辆“公车”,别提有多高兴了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辆专用自行车。尽管后来我得知,这是局里年龄最大的“老坦克”,可是我一点也不嫌弃它。尽管它浑身都响,就铃不响,但我把它拾掇得好好的,擦得锃亮,骑着它满城跑。仗着年轻身子骨壮,去最远的学校三四十里地当天来回。

终于我有条件、也有机会自己买车了。那时自行车是紧俏商品,凭票供应。我们局里数我最年轻,比我年长的都已买车,一次把购车票让给了我。这是一辆什么样的自行车啊:凤凰28寸,男车,上海生产的。黑色的烤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车的钢圈也锃亮锃亮。这正是我梦中想拥有的车啊!我擦了又擦,上足了油。骑上车小心翼翼的,遇见水洼坡地绕着走,停泊时上了两把锁。骑着它上街总感觉接受了不少注目礼,心里美滋滋的。

谁知好景不长,乐极生悲。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,我应邀到一个老同学家聚餐。他家住在机关大院里,住户都是有一定层次的。我将车停在楼下、加锁,便兴致勃勃上楼去。两小时后下楼,发现我的车竟不翼而飞,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。朋友们见状,便帮我寻遍整个大院,还到一墙之隔的河边寻找,车就是不见影踪。隆冬季节,天寒心也冷。回到家中,一夜合不上眼,眼前总是晃动着心爱的自行车的影子。我天真地以为,院内的人偷了车,第二天一定会骑着出门。反正睡不着,天未亮,我就赶到机关大院门口蹲候。零下的天气,裹了件老羊皮袄,倒也可以对付。眼睁睁地看着上班、上学的人们一拨又一拨出门,日头高照,人都稀少了,哪里还有我的车的影子!我的心情懊丧极了,后悔不该吃那顿饭。

后来,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,家里有自行车已是极普通的事。自20世纪90年代中,单位根据工作需要,用汽车接我上下班,想不到过了20几年后,老伙伴自行车又回到了我的身边。半年前,我得了腰椎管狭窄症,行不远,站不久,医学上叫作间歇性跛行。一向好运动的我实不甘心如此“保守”。

说来也奇怪,这种腰椎狭窄压迫神经血管,怕走怕站,却不妨碍骑车。于是,我又想到老伙伴——自行车了。家里早已没有自行车,进商店一看,没有几十年前的“凤凰”“永久”,都是锻炼用的山地车。见我满头白发,还要买新车,车行老板用心给我挑了一辆。铝合金的车架,很轻,轮子不大,却很结实。还有我过去从未用过的功能——可变速、可折叠。我一跨上车,多年前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。车很轻快,骑上大道,微风拂面,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。

老伙伴,我又回来了!

工厂价直供高山放养羊奶粉
每盒仅22元

巍巍拔地而起,龙盘虎踞八百里的秦岭,是闻名世界的“黄金奶源带”。因此八百里秦川也有“奶山羊之乡”的美誉。

本公司羊奶粉是关中奶山羊所产,是优质奶源高品质羊奶粉。羊奶的脂肪球体积小,营养丰富,更容易被肠胃吸收,且长期饮用不上火。另羊奶中含有多种活性物质,是理想的营养品,适合中老年人滋补身体。

为让全国百姓都能品尝到优质的羊奶粉,公司研究决定拿出2000盒羊奶粉全部以厂价直供市场,现仅售22元/盒,机会难得。

凡参加本次活动成为会员客户,长期享受工厂直供价,还有机会参加羊奶文化节,参观位于秦岭山的关中奶山羊基地。

陕西三原康尔健乳业有限公司 广告

抢购热线 400-180-9590
数量有限 先打先得

解放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: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品牌人物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教育出版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

电话:021-22898552

种子的力量

读懂钟扬

颜维琦 著

理想的种子,在胸中萌发

钟扬出生在长江边一座小城,从小并非在锦簇的花园里长大。1964年的湖北黄冈,和全国其他地方气氛一样。父亲钟美鸣、母亲王彩燕,都是黄冈中学的教师。钟老师教政治,王老师教化学,两个人的课很多,还要参加“四清”运动,经常到乡村、基层参加宣传教育活动。

这年5月1日,热闹的“五一”劳动节游行刚过,挺着大肚子上课的王彩燕感到一阵阵剧烈的腹痛,晕倒在教室,被同事急急忙忙送进医院。5月2日早晨8点40分,一个男孩呱呱坠地,取名钟扬,“扬”是长江别名扬子江的扬。这个名字寄托着一个父亲的期望,希望自己的孩子乘着长江的风,在人生的航道上扬帆远行。

这年5月9日,中国登山队的科学考察组,在西藏定日县境内采掘出一批大约1.5亿年前或2亿年前的巨型古脊椎动物化石。

这年10月16日下午3时,在新疆罗布泊地区,“轰”的一声,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。自此,中国成为继美国、苏联、法国、英国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。

1966年5月,钟扬两岁。轰轰烈烈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

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和母亲知道,读书认字不能耽误,信手拈来的就是《毛主席语录》,于是就让钟扬熟读背诵,从里面增长知识,学习怎样造句、怎样表达。那段时间,街道就是他的课堂,看到满墙的毛主席语录,就让他站在那里一句一句念,直到背下来,他的识字能力和阅读兴趣都是从那时起步的。1970年初春,因为幼儿园搬家,不到6岁的钟扬凭借一本背得滚瓜烂熟的《毛主席语录》插班进了小学。小学三年级时,一股学生“反潮流”运动兴起,一时弄得学校大乱。钟扬生病了,很严重的肾炎,医生禁止他下床,一学期就在病床上度过了。

他写道:“当然,那时只知苦,不知愁。在这一学期,我看了大量的小说、文章,培养了对美术的兴趣。”学期末仍然参加期末考试,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

1976年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,校园风气大变。看着身边同学如饥似渴地学习,正在读初中的钟扬深感时间不够用,必须快马加鞭,跑在时间前面。1977年,中断了10年的大学入学考试终于恢复。一年后,14岁的钟扬从黄冈中学初中部毕业,考入黄冈中学读高中,被选拔进入为提前两年参加高考而组建的高一(2)班。

1978年1月,《人民文学》第1期发表作家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哥德巴赫猜想》,一个瘦弱的“书呆子”变得家喻户晓,年轻数学家陈景润的孤独探索打动了无数人。很多学生因为读了这部作品立志学习数学。科学家的地位和声誉在整个社会中直线上升。

少年钟扬如饥似渴地学习,他已经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前进的榜样。热爱文学的他也读诗、写诗,在诗的律动里倾听时代的潮声,直面生活的褶皱。

“一个明媚的早晨,我拿着一本英语书跑到城外山上早读。一会儿来了一个农村的小伙子,担着一担土粪往山坡地里送,跑得很快,累得满头大汗。撒完了粪,他用羡慕的目光看了我一眼,挑起空担子,又慢慢下坡了,看样子他在边走边想心思。看着他,我心里突然翻起了浪潮——中国的农民还这样苦,劳动方式还这样落后,多么需要用科学文化来改变这种现状啊!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,后来我以此素材写了一首诗发在《中岳》杂志上。”钟扬曾忆起读初中时的一幕。

一棵新芽在萌发,
根儿扎在山崖,
叶儿拥抱着云霞。
接受大自然的洗礼,
不怕风吹雨打。
是作挺拔的松柏,
还是当鲜艳的山花?
她在深深地思考,
理想的种子,
在胸中萌发。
让她去吧,大自然,
不要一切都替她回答。

17岁的钟扬在大学校园里写下一首小诗《芽》。20年后的2001年8月17日,当37岁的钟扬第一次站在青藏高原上,望着一座座山峰相连,一片片白云悠远,那个山坡上心潮翻涌的少年、校园里踌躇满志的少年仿佛一起来到眼前。眼前,5500万年前青藏高原由于地球板块碰撞而隆起,山峰起伏跌宕的峻利棱角,高山间散落的星星点点的草甸和海子,都是自然的伟力造就。远处的山顶,终年积雪闪闪地发着光。身旁,是静默的岩石、亘古荣枯的草木。

首次组建的6人科学家小组、为期10天的青藏高原野外考察,让钟扬兴奋不已。此行的6个人都是生态学、植物学方面的专家:除了召集人钟扬,还有来自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数理研究所的长谷川政美教授、北京大学顾红雅教授、中山大学施苏华教授、复旦大学张文驹副教授和任文伟博士。组织一支专家队伍,到西藏去仔细看看,看看那里的植物资源状况到底如何,这个想法他已萌生许久,经过多番联络,终于成行了!

大地的慷慨和丰饶强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,钟扬被这种不假修饰和雕琢的壮美感动着。

拉萨河蜿蜒,尼洋河奔腾,山连着山,岭接着岭,江边的杜鹃花,山坡上的大花红景天,高山上的冷杉、云杉、巨柏……在全世界第一批确定的25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,我国有1个,即西南山地。在这个多样性热点地区的生态区中,其中,最重要的生态区就是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区。

这是一个神奇的植物王国,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高山植物资源。数据显示,这片土地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,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%。更重要的是,其中有1000多种西藏特有植物,科学家们称之为特有种;不仅数量很大,而且质量非常好。这证明了青藏高原隆起对物种形成与分化的强烈影响。

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巨大宝藏!

(二) 连载